

西安望西

老舍

家出版社

西 望 長 安

(四 幕 話 劇)

老 舍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西 望 長 安

老 舍 著

*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)

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北 京 市 印 刷 二 廠 印 刷

新 華 書 店 發 行

*

書 號：(502) 字 數：61 千

開 本 317/100×437/100 1/32 印 張 3 $\frac{1}{2}$ 插 頁 3

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北 京 第 一 版

一 九 五 六 年 三 月 北 京 第 一 次 印 刷

印 數 00001—15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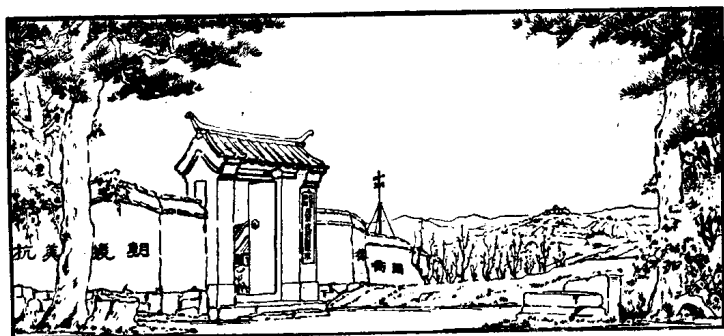
定 價 (7) 0.35 元

內 容 說 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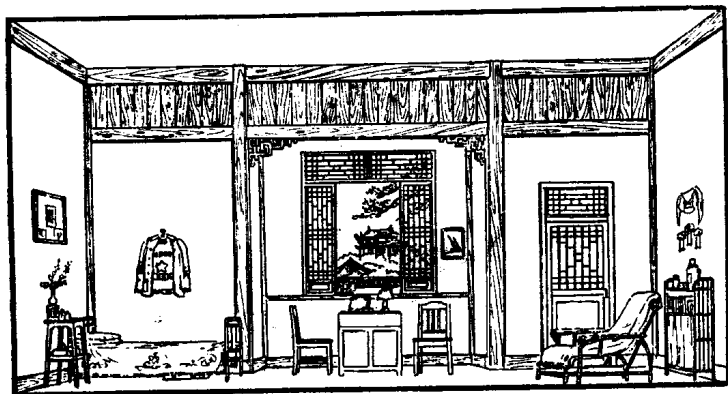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五五年七月，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開會的時候，~~黨委~~部長羅瑞卿同志在他的發言中介紹了一個反革命的大騙子活動史。這個政治騙子從一九五一年起，四年當中跑過十幾個城市，闖過十幾個重要機關，他不但混進了我們國家機關，而且鑽進了共產黨內；不但冒充了戰鬥英雄，而且在我們的國家機關內竊取了重要職位。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事件，對我們是個極為辛辣的諷刺。

“西望長安”這個劇本寫的就是這件大騙局和它被揭露的經過。在舞台上也正如在生活中一樣，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從這個事件得到教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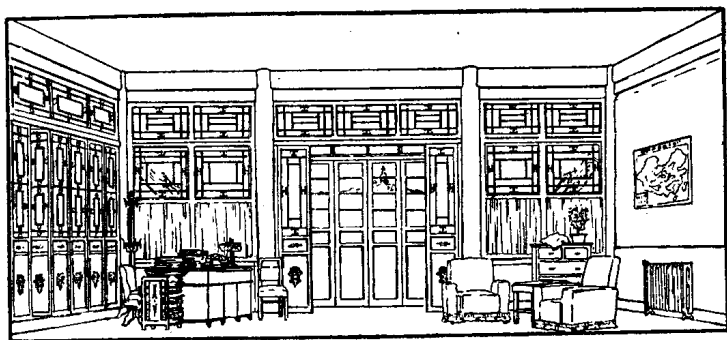
這個劇本曾在“人民文學”上發表過，現經作者作了初步修正出版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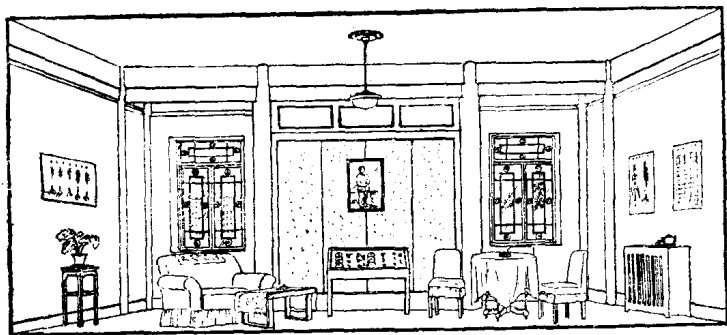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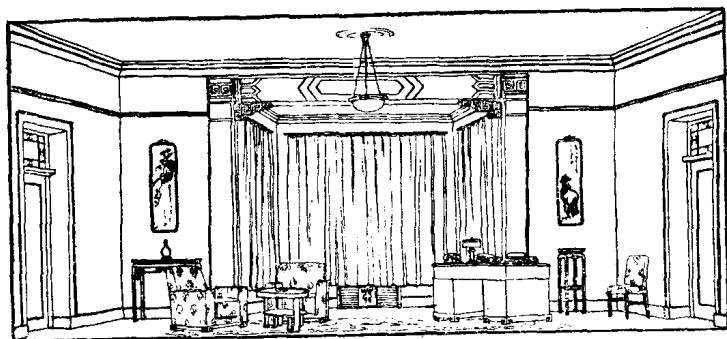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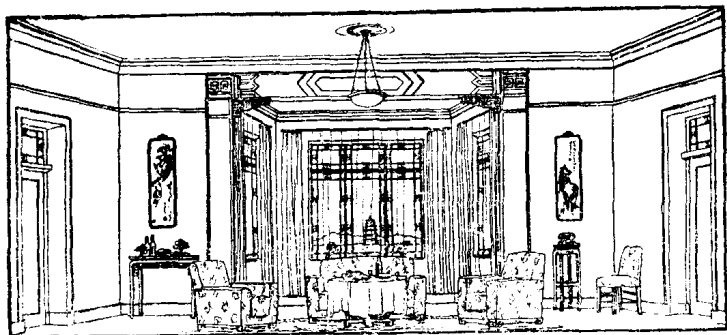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幕



第四幕



第五幕第一場



第五幕第二場

人物介紹

栗晚成——男，二十五到二十九歲，“黨員”、“英雄”、“幹部”。

荆友忠——男，十九到二十三歲，青年幹部。

程二立——男，十四到十八歲，農民。

平亦奇——男，二十七到三十一歲，西北農林學院的幹部。

楊柱國——男，二十九到三十三歲，西北農林學院的黨支書，后調任農業技術研究所主任。

林大嫂——女，三十多歲，林樹桐的妻，家庭婦女。

林樹桐——男，四十歲左右，中南區農林部的科長，后調任中央農林部的人事處處長。

達玉琴——女，二十四到二十七歲，女幹部。

卜希霖——男，五十歲左右，中南區農林部的科長，后任中央農林部司長。

馬 昭——男，四十多歲，中南區農林部人事處處長，后任中央農林部辦公廳主任。

金 丹——女，二十多歲，記者。

馮福庭——男，三十多歲，勤務員。

鉄 剛——男，將近四十歲，老幹部。

唐石青——男，四十來歲，陝西省公安廳的處長。

王樂民——男，二十多歲，公安廳的科長。

杜任先——男，二十多歲，公安廳的幹部。

羣 眾——男女幹部若干人。

第一幕

人物：梁晚成、荆友忠、程二立、平亦奇、楊柱國、男女羣众若干人。

時間：一九五一年秋，午前。

地点：陝西某地的農林學院附近。

幕啓：西北農林學院是在陝西省里的高原上，有大片的果園和農業試驗場。我們望過去，高原上真是燦爛如錦；剛長熟了的柿子，像萬點金星，閃耀在秋光里；晚熟的蘋果還沒有摘下來，青的、半紅的都對着秋陽微笑；樹葉大半還很綠，可是這裡那里也有些已經半黃的或變紅了的，像花兒似的那麼鮮豔。在密密匝匝的果林里，露出灰白色的建築物的上部，那就是學院的大樓。

我們離高原還有三四里地，所以高原上的果木與高樓正好像一張美麗的風景畫。

越往離我們較近的地方看，樹木越少。可是從高原一直到近處，樹木的綠色始終沒有完全斷過，不過近處沒有高處的果林那麼整齊繁密罷了。在幾株綠樹的掩映下有一所房子，牆壁都刷得很白，院門對着我們。綠樹的接

連不斷好像是为說明这所房子和学院的關係。它也是学院的一所建筑，現在用作農業訓練班的教室和宿舍。管理訓練班的幹部一部分是由学院抽調的，一部分是由省里派來的。受訓的都是各縣保送來的幹部。大門的左边挂着一塊木牌，寫着“陝西省幹部農業技術訓練班”。院牆前面是一片平地，像个小操場。白牆上貼着許多抗美援朝的標語。

咱們的戲劇就在这所房子外面开始。

在開幕之前，我們已听到鈴聲：院內受訓的幹部們已上課，所以不見人們出入。空場一會兒之后，假若我們的听觉敏銳，就可以听到皮鞋嘎吱嘎吱的响聲。他出來了！

他就是栗晚成。以相貌說，我們实在没办法不用“其貌不揚”來形容他，而且不能不觉得这么形容很恰当。可是，我們必須公平地指出，他的气派是十足的。他穿着一身相当旧的軍衣，沒有符号；可是胸前挂着五六个獎章。軍衣越旧，越顯得这些獎章的確有些來歷。他的鞋是極笨重的紅銅色的厚底皮鞋，只要脚一动，它們就發出声音來。他非常会运用这双皮鞋的响聲，先声夺人地增加他的威風。他的軍帽也很旧，正和軍衣統一起來，替他隨時說明他是身經百戰的老战士。

假若他高兴去作个演員，他也必定会得到許多獎章的。他極会表情。他的眉眼不动的时候，就表现出十分嚴肅，令人起敬；他的眉眼一动，就能充分地表現对不同的事体所应有的不同的感情。他的臉似乎会說話。

他的左腿在戰場上受过伤，所以走路微微有点瘸，这使

他經常緩緩而行，更顯得老練穩重。皮鞋的响声也因此一輕一重，有些抑揚頓挫。

他也是來受訓練的，可是因为身体不大好，文化高，所以領導上答应了他的要求：只看講義，不必上課。領導上無微不至地照顧他。現在他独自在操場上散步。

一个受訓的年紀很輕、很天真的幹部，荆友忠，从院里走出來。一边走，他一边用拳輕敲自己的头。栗晚成已看見荆友忠，但仍旧散步，沒有招呼他。倒是荆友忠赶过来，先开了口。

荆友忠 栗同志，你今天好些嗎？

栗晚成 （立住）啊——好一点。（在不屑於跟荆友忠談心之中帶出点体贴的意思）你怎么也沒上課？

荆友忠 （又捶了头部兩下）我的头疼！

栗晚成 （不能再冷淡了，帶着感情地把手放在荆友忠的肩上）你，你，你……（結巴了这么几下，抬起放在荆友忠的肩头上的手，去摸自己的脖子，似乎是因为那里很不舒服，所以造成結巴）你应当去躺下休息。吃……吃吃一片阿……阿斯匹灵。多……多喝开水。

荆友忠 （感激地）我散散步就行，用不着吃葯！我請了半天假。我最恨請假，可是头真疼！

栗晚成 你要是这么着急，我该怎么办呢？看我，老不能上課！

荆友忠 咱們倆不一样，你是英雄，國家的功臣！你应当多休息！

栗晚成 不能那么說！既是功臣，就該处处帶頭，什么事都走在前面！

荆友忠 （搶着說）那不是你不願意上課，是因為你的身體不好！淮海戰役，你身受五處傷，還肯來學習，誰不佩服你，誰不想跟你學習！再說，你的文化高，又學過農業，看看講義就行了，何必上課！哼，說真的，我真想建議，請你給同學們講講課，你未必不比教員們講的更好！是嗎？

栗晚成 我……我學過的東西都早忘乾淨了！我在大學還沒畢業就去參軍。當時我想：學業固然重要，可是參加解放戰爭更重要！不是嗎？

荆友忠 你聰明，不至於把學過的都忘了，你是謙虛！你作過團參謀長，立過大功，可是還能這麼謙虛，這就是你的最好的品質！

栗晚成 別……別……別再這麼誇獎我，這教我難過！
你的頭疼怎樣了？該去找醫生看看吧？

荆友忠 現在就好多了！跟你談心能治一切的毛病，連思想上的毛病都能治好！

栗晚成 你既不肯去找醫生，那麼咱們就談一談。請你告訴我，我有什么缺點吧！

荆友忠 嗯……（思索。）

栗晚成 想想，想想再說，要說真話！哪怕是一點小缺點，也應當說！給你提個頭兒吧：同學們對我

的印象怎么样？

荆友忠 大家沒有不佩服你的。你既是战斗英雄，又是模范党员，誰能不欽佩你呢！

栗晚成 总多少……多少有些不同的意見吧？

荆友忠 嗯，同学里也有說你不大和气的。（急忙补上）可是，大家也都知道因为你有病，所以才不大爱說話。你知道，同学里多数是年輕小伙子，爱听你說話，希望你多告訴他們一些战斗經驗，生活經驗。

栗晚成 （嘆气）唉！我並不是孤高自賞的人！反之，我最願意帮助別人！恐怕大家还不知道，我为什么有时候說話困难，有些結巴，所以顯着不大和气。

荆友忠 我知道！我知道！我已經告訴了大家：你脖子上受过伤，所以說話不方便。我不是故意地給你作宣傳，我是要教大家更多地了解你！

栗晚成 （感动）謝謝你！謝謝你！我告訴你实話吧，这……（指脖子）这……这里还有一颗子彈！

荆友忠 （大吃一惊）一颗子彈？你为什么不早說？你应当上医院，不該在这里學習！

栗晚成 医院？早去过了。几位最有名的医生都給我檢查过，他們都說：子彈离大动脈太近，一时不……不……不能动手術！

荆友忠 (急切地) 难道一辈子老带着它吗?

栗晚成 什……什……什么时候子弹自己挪动开, 离大动脉远了点, 什……什……什么时候才能开刀。

荆友忠 (关切地) 子弹自己会挪动吗?

栗晚成 它自己会活动! 每逢一打大雷呀, 它就不老实, 大概是电力的作用, 它会在里边贴着肉吱吱地响!

荆友忠 吱吱地响! 疼不疼呢?

栗晚成 那还能不疼! 可是, 我既然能在战场上受了伤还不退下来, 我就会忍受这点痛苦。一疼起来, 我就咬上牙, 用尽力量踢我的腿, 教我的受了伤的腿也疼起来; 上下一齐疼, 我就慢慢地昏迷过去, 像上了麻药似的。

荆友忠 这不行! 不行! (要走开。)

栗晚成 你……你干什么去?

荆友忠 (立住) 我去见党支部书记, 建议你马上送到医院去。这里离西安不远, 坐火车只要两三个钟头。你必须去住医院, 即使一时不能动手术, 也应当设法减少你的痛苦。我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为国家流过血的英雄! 假若组织上不能供给一切费用, 我去发动同学们帮助你! 我自己……
(摸自己的衣袋, 没找到什么) 我自己…… (看到自己

的手表)好,我沒有現錢,(摘表)送給你这个表吧!

栗晚成 (大为感动)友……友……友忠同志!我接受你的友誼,可不能接受你的礼物!你……你……你的这点友誼,我永远不能忘!謝謝你!謝謝你!

荆友忠 你拿着,晚成同志!手表可以有錢再買,这点友誼是無价之宝!以后,我什么时候想起你接受过我这点小礼物,我什么时候就感到驕傲、光荣!你拿着!

栗晚成 (感情激动,結巴得直咬牙)別……別……別……(头上青筋跳起,手微顫,眼珠往上翻,像要昏倒。)

荆友忠 (趕緊扶住栗晚成)晚成同志!晚成同志!(头上也出了汗。)

栗晚成 (扎掙着說)別……別讓我这么着急,好不好?

荆友忠 好!好!我不再勉强你!(把手表放在自己的口袋里)我……我年輕,作事沒有分寸!

栗晚成 我知道你多么热情!

荆友忠 好啦!我去見党支書,要求送你入医院,总可以吧?

栗晚成 那也不必!

荆友忠 怎么?

栗晚成 我問你,假若你是殘廢軍人,現在又調你去学

習軍事，你去不去？

荆友忠 只要我还能走能动，我必定去！

栗晚成 好！前些日子，我要求軍政大学——我是軍政大学預科畢業——調我去受訓，現在已經得到指示，教我到中南去集合。你看，我去不去？

荆友忠 你自己要求的，还能不去？不过，你既在这里學習農業技術，为什么又要求受軍事訓練呢？

栗晚成 （戲劇地往白牆上一指）看！看！

荆友忠 抗美援朝！栗同志！栗同志！我沒的可說了！你已經是英雄，還要作更大的英雄！太可欽佩了！可是，栗同志，你的身体，身体，行嗎？

栗晚成 我的身体的确不好，可是我作过团參謀長，我会指揮；我有文化，我容易掌握机械化的知識。受完訓，我出去就要打个大勝仗！

荆友忠 对！对！对！我也去要求參軍！

栗晚成 你不用！掌握農業知識、技術，去領導農村互助、增產，支援抗美援朝，也是重大的任务。我过惯了部隊生活，离不开部隊！在教我轉業的時候，我哭了一大場！（掀起褲角）我的腿受了伤，我落过淚嗎？沒……沒有！（急放下褲子，急掀起制服前襟，露出腹部）敌人的刺刀已經刺到这里，（指腹上的小疤）我眨了眨眼沒有？沒……沒有！我瞪着敌人！拍，拍，兩手槍，把敌人打

倒！（急放下衣襟，急指脖子）子彈打進这里，我昏倒在戰場上。醒過來，我已經是在醫院里，不能吃，不能說話，不能動，我落過一滴眼淚嗎？沒……沒有！可是，後來聽說我得轉業，我落了淚——不，我大哭了一場！好幾天，我沒有好好地吃、好好地睡！思想鬥爭，強烈的思想鬥爭：想了幾天，我才認識清楚，我必須服從命令，必須轉業。拿了介紹文件，我到了省里，省里把我分配到安康專署，作民政科的科員。科員小嗎？不小！只要能夠給人民服務，什麼工作都是重要的。在安康，我給他們作了不少事！後來，組織上派我來學習，我就來了，一切服從組織！我看得出來，你現在也正作思想鬥爭。可是，你我的歷史不一樣，經驗不一樣，我能作的你未必能作，你能作的我未必能作。拿打籃球說吧，我的腿腳不靈便，打不過你。可是，要是打靶呢，我閉着眼也比你打的准，不是嗎？聽我的話，安心地在這裡學習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

荆友忠 你說的很對！很有理！可是，我一旦打定了主意，就不輕易改變。你受過傷，還要去參加抗美援朝，何況我這年輕力壯的人呢！（又要走開。）

巢晚成 你又要幹什麼去？

荆友忠 你还猜不着？

栗晚成 我……我猜不着！

荆友忠 （得意地笑了）我去發動大家，組織个最盛大的欢送会！

栗晚成 （假裝不解）欢送誰？

荆友忠 誰？你！你等着瞧吧：幹訓班全体同学都得出席，連学院的党团员、党团支書都來參加，給你戴上紅花，大家一同照像。然后一齐送你到火車站去！

栗晚成 等一等！等一等！我的事，除了幹訓班的支書和学院里的支書，还没有人知道。你先別給我宣傳。你現在就去宣傳，万一他們考慮到我的身体，不批准我去，够多么难为情！

荆友忠 有理！有理！好！我暫且一声不出。不过，万一我說出去，你也別怪我；理智往往控制不住热情，是不是？

栗晚成 說真的，友……友忠同志，我怕欢送！

荆友忠 你老是这么过火的謙虛！

栗晚成 倒不是怕講話，我很会講話，連平支書講話的稿子都由我修正！我是怕說話困难，教大家难过！

荆友忠 先不必顧慮那个！你無須說話；往那里一站，大家就都得受感动！告訴我，我現在可以替你